



新闻进行时

相识

程瑶经人介绍与罗伟相识,男方家面临拆迁,多一个人就多几十万元的人头费。

相许

两人从认识到领证,不到两个月。但为了婚礼和彩礼钱,两家多次协调无果。

相害

程瑶提起离婚诉讼,要求男方支付20多万元。在法院传票送达的第二天,程瑶一家六口惨死。

株洲灭门案: 拆迁婚姻引发血案

因男方家马上拆迁,两人闪婚 他嫌妻子不是处女 她提出离婚,要求补偿20多万

8月2日,残忍杀害自家六口人制造灭门案的犯罪嫌疑人罗伟,被发现浮尸湘江。就在两天前,他的妻子程瑶在家中被害,肚子里孩子8个月,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78岁的爷爷、47岁的父亲、45岁的母亲、16岁的妹妹和13岁的弟弟,一家六口人,无一幸免。

案发前,株洲市石峰区九塘村的这个农村家庭,已陷入一场隐患重重的拆迁婚姻纠纷。

农家遭祸

7月31日晚9点多,邱桂华和其他两位邻居来到程家闲谈。

坐定后,邱桂华问程瑶母亲周细龙:“明天那边会来报日吧?”(三湘都市报记者注:报日是当地婚礼习俗,即男方来女方家送彩礼,商定婚礼事宜)。周细龙小声地说了一句:“不要了,他家里还要来打人。”当晚,关于女儿的事情,周细龙没有提及太多。

不久,周细龙将3位邻居送到了路口。不料,这一送竟成永别。

8月1日凌晨2点多,程家六口人被杀害。当晚,村民听到,急促的摩托车声在村里呼啸而过,狗吠声响彻村庄。

一早,程家大门微开,村里罕见地开来了警车,拉上了警戒线。警察从二楼抬下2具尸体,一楼抬出4具尸体。

程家位于株洲市石峰区九塘村,离市中心十多公里,每隔几十米才有一户人家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,屋内设施简陋,房间里横竖各摆着一张老式床铺和几件旧家具,几件旧衣服铺在地上,旁边有一摊乌黑的血迹。

凌晨2点多,父亲程永强报了警,离世时手上还握着手机。警方初步判断,程瑶的丈夫罗伟有重大作案嫌疑。

拆迁婚姻

21岁的程瑶去年还在长沙一银行做文秘,程瑶的姨妈周细珍回忆,因为认识了石峰区一个男孩子,说不要程瑶做事了,她便辞职回到家中,但家里知道那个男孩子不太规矩,不满意。“也可能是因为这个,家里人才急着给她作介绍。”

去年9月,经人介绍,程瑶认识了株洲市天元区栗雨社区23岁的罗伟。

介绍人回忆,双方印象都还不错,男方家里马上面临拆迁,多一个人就多几十万元的人头费。准备结婚前,双方父母约着见面。见面前,罗伟曾跟母亲提及,“太快了。”但那时,双方都已经约好,罗伟的意见没能阻止见面。

去年10月19日,程瑶在自己QQ空间里写道:“明天将和我家罗伟先生订婚了,大家祝福我吧。”11月5日,两人领了结婚证,随后,程瑶的户口也迁到了罗伟家中。两人从认识到领证,还不到两个月。

婚后的生活没能如外界希望的那般幸福。

12月8日,程瑶发表了一条237字的说说。里面写道: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了一个多月了,还是那么的陌生。这窒息的气息我每天都感受得到,没有任何人陪我说话聊天。不愿给予我丝毫的关心,感受不到任何浪漫。永远都是沉默,没有丝毫活力,这生活,这日子,谁可以体会?谁曾体会?”

而就在一天前,她还写上:“这样的生活没意思,真的没意思。我为我自己而感到悲哀。”妹妹在签名后面安慰她说:“多与他交流,你们之间只是缺少交流罢了。”



8月1日,株洲市石峰区九塘村,一家6口在家中惨遭杀害,其中包括一名已有8个月身孕的孕妇。图为警方在事发现场勘查。 记者 李健 实习生 曾敬雄 摄

案例链接

公公儿媳假结婚 只为多拿拆迁款

宁波市高新区梅墟街道上王村,60岁的陈廉功一家五口,只有他和儿媳是农业户口,儿媳还不是本村人。分得的拆迁款,显然要比同村大部分村民少。思前想后,陈家做了一个决定,儿子陈小春和妻子赖晓熙离婚,陈廉功也与老伴离婚。陈廉功和赖晓熙,也就是原先的公公和儿媳登记结婚。

女子为拿拆迁款离婚 丈夫趁机跟小三领证

为了多拿5万元拆迁补偿款,南京建邺区的马琴(化名)和丈夫离了婚。可当地准备复婚时,却发现丈夫已和“小三”偷偷结婚。

记者手记

当婚姻被利益捆绑 能走多远

两个家庭,充斥着沟通困境,也蒙上了一层利益捆绑的阴影。

虽然当地政府否定该案与拆迁的关系,但近些年来因为拆迁而加速孩子婚姻进程的案例,绝非孤案。

拆迁消息传出,适龄男女加紧相亲、飞快闪婚,甚至制造出“假结婚”、“协议结婚”以取得可观的人头费。

我不知道在他们草率成婚后,有多少人能相互理解、包容、共同生活;我更不知道,处女情结浓厚的罗伟面对性困惑时,是否找到了情绪的出口;我只知道,很多拆迁婚姻缺乏牢固的感情基础,摇摇欲坠。

生命无法重来,生者唯有勉励和郑重。但愿,在困惑面前,我们能找到自己的解决途径;在利益面前,我们能够抵抗住诱惑,让婚姻回归本源。

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陆慧辉 王瑶

多次协调

程瑶和罗伟领证后,一直没有办婚礼,这在农村就等于没有结婚,而此时,程瑶发现已怀有身孕。今年上半年,罗家完成征收拆迁,拿到拆迁款200多万元,人均30万元左右,没出生的孩子8.1万元。

周细珍记得,今年3月-4月间,妹妹曾多次给她打电话说,程瑶的日子不好过,常常挨打,周细龙去罗伟家中时,还被掐红了脖子。最后索性将程瑶接回了家中。

为了程瑶的婚事,双方协商不少于4次。

6月4日,第一次协商,在双方村干部的见证下,双方答应在农历6月底举行婚礼,彩礼5万元。村干部回忆,两人还是手拉着手回去的,感觉已经和好了。

参与协调的堂叔叔程向军后来得知,协调后,罗伟经常回家给程瑶做饭,但两人还是不说话。

可是,肚子里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,看着商定的婚期将近,婚礼却还没有动静,程瑶一家再次来到罗伟家中。程向军回忆,罗伟认为程瑶在家中不做事,不做饭,也不做家务,觉得程瑶和其家人只想要彩礼钱。而程家人则认为,程瑶有孕在身,应该得到男方的照顾。

程向军回忆,最后一次协商,罗伟坐在电脑前不理人,程向军走到他面前跟他说:“你要对你老婆好一点。”罗伟抬起头反问:“还要怎么好?”

程接着说:“那你这样要不得啊。”

罗伟回答:“你要怎么办?”

双方不欢而散。临走时,程向军听到罗伟说:“哪天我会来拜访你们的。”

亲朋说

他不是个坏孩子 但这一年变得孤僻

“还以为他只是来打工人,没想到来杀人了。”程家的遭遇震惊乡邻。

在罗伟所住的天元区栗雨社区,罗伟并不是一个坏孩子。在亲戚和邻居的记忆里,罗伟性格平和,曾在附近一家工厂做焊工,工作勤奋,不怕辛苦。罗伟的一位伯母回忆,去年冬天,她正走路去上班,骑着摩托车的罗伟看见了,主动叫她上车,坐顺风车的情况还不只一次。

变化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出现。这一年,罗伟开始留长头发,戴个耳机,总是骑着摩托车独来独往。他变得性格孤僻,喜欢穿黑色衣服,不爱说话,沉迷网络,没有朋友。

罗伟的姑姑回忆,今年正月初二,两人从娘家回来,半路上摩托车坏了,程瑶并没有陪罗伟,而是自己坐上公交车,留下罗伟一个人推车回家。回到家后,罗伟炒了一碗黄瓜炒火腿,却被程瑶说味道不好。

“那件事情对罗伟打击很大。”姑姑还回忆,今年春节后,罗伟曾失踪过一周,还有一次自己躲在山上割腕自杀,还将肚子划破。

7月上旬,罗伟的父亲

曾向邻居陈利华询问,陈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是怎样治好的。陈描述了儿子举刀杀人、不停骂人的病状后,罗伟父亲点点头说:“正是这样子。”

他嫌弃妻子不是处女 案发前收到法院传票

程瑶的闺蜜蒋慧君告诉记者,程瑶曾向她倾诉说,罗伟对她并不好。两人第一次圆房时,罗伟发现程瑶并不是“第一次”,而罗伟自己是第一次,所以,心里一直有疙瘩。“这才是根本原因。”蒋慧君说。

3月25日,程瑶在微信上写道:“我已经想好了,真的没有必要再继续了,这几个月没有一天是开心快乐的,你要走我不留,我也觉得大家放手吧,求你别折磨我了。”

案发前一周,程瑶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,其代理律师告诉记者,程瑶请求诉讼离婚,要求罗伟赔偿产检费用、营养费用、孩子以后的生活费以及征收的人头费,共计20多万元。案发前一天,法院传票送到罗伟手中。

8月2日下午2点左右,罗伟的尸体在天元区栗雨渡渡口被打捞上岸,株洲警方根据刑事调查、视频侦查、罗伟手机上的留言以及与家属的通话内容等综合判定,系自杀身亡。

